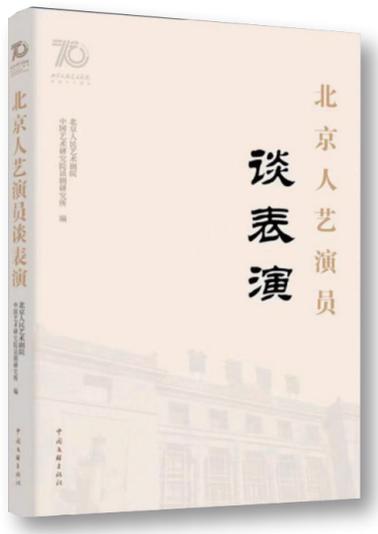


书林漫步



70年来,北京人艺走过了一条守正创新、开拓进取的艺术道路,留下了一大批久演不衰的优秀保留剧目,成为享誉国内外的话剧艺术创造的典范性剧院,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编剧、导演、表演、舞美艺术家,形成了北京人艺鲜明的特色和宝贵的艺术传统。

遥想当年,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如旭日初升,人民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北京人艺应运而生,它的“四巨头”领导者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他们为自己的剧院设定了令人鼓舞的目标,那就是要把北京人艺建设成一座有理想、有追求、有文化、有特色、有风格的新兴剧院。“像莫斯科艺术剧院那样,树立向高标准艺术境界攀登的雄心壮志,吸收借鉴其表演经验和艺术管理的长处;继承发扬我国话剧运动的优良传统,充分调动发挥剧院艺术家们的经验、才智和艺术潜力,通过学习、训练和实践,逐步统一创作方法,把艺术家们的热情、抱负吸引到为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话剧艺术而奋斗的轨道上来,这样就必定能够把北京人艺建设成一个获得我国观众喜爱并逐步走向世界的第一流的剧院。”宏伟蓝图描画了奋斗目标,心血汇聚谱写了艺术华章。

70年的奋斗足迹,70年的艺术道路,终于让今天的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可以自豪地告慰那些前辈创业者:今天的剧院,如您所愿!

如果说一个剧院的生命在于拥有生生不息的艺术创造力,那么支撑起艺术生命的灵魂则是创造了优秀剧目的人。北京人艺号称是“郭、老、曹剧院”,这些一流的文化大家以及他们的剧作,确保了北京人艺的文化品位和艺术品格;而以焦菊隐、欧阳山尊、梅阡、夏淳、林兆华、顾威、任鸣、李六乙、唐烨为代表的优秀导演们,则在继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的基础上,坚持诗化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不断探索民族化、现代化的艺术道路。话剧是表演的艺术,一切的艺术创造成果最终是要体现在演员身上,因此,北京人艺的排练厅里,高悬的四个大字“戏比天大”则成了演员的共同信念,他们是一批有艺术追求和文化自觉的人。

曹禺曾经说过,“舞台是一座蕴藏无限魅力的地方,它是地狱,是天堂,谁能想象得出艺术创造的甘苦与艰辛呢?学习舞台的知识技能与艺术;探索世界一切美好的修养与人性的秘密,取得心领神会、活脱脱地表现各种人生境界的本领;积累多少深刻理解和偶得顿悟的舞台经验。一场惊心动魄的成功演出是从苦闷到苦恼经过地狱一般的折磨才出现的。”焦菊隐曾经说过,“无论是导演、演员要想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刻苦用功是不行的,不能凭空去追求什么风格,任何一个有出息的艺术家的艺术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它是用渊博的知识,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汗水一点一滴浇灌而成的,所以要多方面用功,要扩大生活面,要加强文学素养,要读许多作品,要加深对音乐、美术的修养,也要培养自己对其他剧种的欣赏能力。不要‘浅尝辄止’,不要走捷径。”真正的闪烁着生命之光的舞台艺术,如同老蚌久经磨砺生成的珍贵的宝珠。

70年来,北京人艺走过了一条坚实的发展繁

戏比天大 精益求精

□宋宝珍

荣道路,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传统,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艺术经验。

首先,北京人艺的传统是一个蕴含着文化积淀和生命意绪的有机构成。焦菊隐先生曾经提出艺术创造中的三个重要元素:深厚的生活基础,深刻的内心体验,鲜明的人物形象。在北京人艺的戏剧中,京味话语和市井风情承载着的往往是最为典型的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因此,它能在显示了鲜明的地域色彩之后,而不为这种地域色彩所拘囿,成为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优秀艺术。无论是《雷雨》《日出》《原野》《龙须沟》《茶馆》《骆驼祥子》《天下第一楼》中的世态炎凉、人生忧患,抑或《鸟人》《鱼人》《古玩》《合同婚姻》中的心气、性情、神趣、韵味,乃至《哈姆雷特》《哗变》《洋麻将》《推销员之死》《喜剧的忧伤》中本土化的人情事理和民族化的艺术呈现,都不只表现了一时一地某类人的生活状态,而是透过生动逼真的世俗风情画面,显示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精神的哲学内涵,并且以此不断调动观众生活阅历中的文化意识和人生感悟。

其次,北京人艺的传统是民族诗性传统的反映。人艺演剧体系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其突出表现则是熔铸着中华民族诗性灵魂和艺术精神的舞台形象的诗意整合。无论是形象创造中的“心象”学说,抑或戏剧语言的凝练、生动、富有韵味,或者是整体意韵中所呈现的“民族风格”、“中国气派”,都显现着重情致、重含蓄、重意境的诗化特征,在创作方法上则是一以贯之的诗化现实主义原则,这保障了人艺戏剧较高的艺术品质和较强的民族特色。当然,人艺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虎符》《蔡文姬》《鸟人》《古玩》中的诗意显然与《茶馆》《龙须沟》《香山之夜》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精神上的相通和神韵上的一致。

再者,人艺的传统显示着艺术创造者和欣赏者之间相互关联的特征。长期以来,人艺在戏剧实践中,在历练自己、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也培养了钟情于它的一大批观众。焦菊隐先生在世时,就致力于打破戏剧之“我演你看”的局面,特别强调“欣赏者与创造者的共同创造”。这种艺术精神,缔结了观众之间一种契约式的默契,戏剧的艺术反映只有与观众的预期心理相适应,才能产生强烈的共鸣,反之,观众就会说,“这不像是人艺的戏”,并因此不买账。正因为人艺在注重艺术发展规律的同时,并未背离自己的京味文化语境,故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北京人艺是一座具有开拓精神的剧院,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建院之初,北京人艺没有完全照搬斯氏体系,尤其在《虎符》《蔡文姬》等话剧的演出中,运用和借鉴了大量中国传统戏曲的元素。在随后的发展中,不论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中国戏曲元素的借鉴,还是格洛托夫斯基的表演理论等,现实主义题材的话剧和先锋的实验戏剧,都出现在北京人艺的戏剧舞台上,表演艺术家们在舞台实践中进行整合和融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和演剧学派。先驱们所开创的艺术自觉和表演理论,通过北京人艺演员学员班的教学传承下来,契合时代进行创新和发展。

日本相曾对北京人艺演剧学派进行过概括:“这个学派不仅创造性地汲取了哥格兰、斯坦尼

拉夫斯基以及中国戏曲的导演体系中的精华,而且汲取了中国话剧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并集其大成,终于创造了具有自己的艺术审美个性并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导演表演体系和方法。同时,更提炼、升华、概括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富有创意的民族话剧的美学思想体系。”

三

北京人艺是一座有文化的剧院,可以说,在全国的戏剧院团中,他们的资料、档案、文献管理是一流的,他们不仅重视剧院成员的人文素养和集体积淀,重视剧目建设和观众意见,也重视收集和总结艺术创作经验。表演艺术有一个特点,往往是人在戏在,人的因素在艺术创造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

表演水平是一个剧院艺术水平的重要表征,演剧学派也好,京味儿话剧也罢,离开了表演就无从谈起。北京人艺建院70年来,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于是,刁光覃、叶子、朱琳、董行佶、郑榕、蓝天野、童超、英若诚、朱旭、林连昆、黄宗洛、谭宗尧、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吴刚、何冰、梁冠华、宋丹丹、徐帆等,在舞台上举手投足都是戏,他们的表演光彩夺目、各具特色,塑造了大量深入人心的经典人物形象,给观众带来了难忘的永恒记忆。

北京人艺的艺术家秉承焦菊隐所说的“对于艺术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多年的自我修炼、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内涵丰富、意味无穷的典型形象。无论是台柱子式的大主演,还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他们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显现出光彩照人、独树一帜的“这一个”的独特性和艺术品格。

任何一位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在传承的同时也是一位革新家,他们会在舞台实践中结合不同的表演理论进行体悟和思索、探索和总结,找到适合自己的表演路径和方法。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北京人艺很好地处理了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独特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相信未来的北京人艺会出现更多杰出的话剧表演艺术家,呈现给观众更多难忘的经典艺术形象。

为了庆祝北京人艺建院70年,北京人艺的领导班子和话剧研究所的骨干成员,共同策划、协商,准备出版一本纪念性著作。那一年多以前,新冠疫情还在延续,我们却很有信心面对面交谈,彼此鼓励,要做件有意义的事。任鸣院长提议,要总结一下北京人艺的表演经验,可以出本书,主要内容是人艺演员谈表演。话剧研究所的同仁们认为,这是个好选题,研究北京人艺我们责无旁贷。访谈和整理北京人艺演员的表演心得,可以积累第一手研究资料,为进一步开展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的艺术家名单由北京人艺提供,撰写要求上紧扣“演员谈表演”这一关键,尽可能用演员自己的话来表达对表演的深刻理解和总结,这些艺术家们把毕生的表演经验和感悟,结合所塑造的角色进行概括和凝练,以呈现70年来北京人艺众多知名艺术家的万花筒般多姿多彩的表演理念,为戏剧工作者或有志于从事表演爱好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马定安花鸟画展“夕阳是晚开的花”在京展出

7月1日至3日,“夕阳是晚开的花——马定安中国花鸟画展”在《中国美术报》艺术中心举办。展览由《中国美术报》社长兼总编辑王平任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徐家昌、马其宽任艺术指导。展览展出了马定安近年来创作的花鸟画作品50余件。

马定安曾在浙江省金华六中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97年到中国美院国画系深造。王平表示,倡导将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是推出此次展览的初衷。中国国家画院花鸟所所长乔宜男表示,花鸟画是被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标识。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画家对中国花鸟画审美趣味的理解。70岁高龄的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热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副馆长杜浩表示,“传统”“醇厚”“古雅”“轻松”是他观看展览后的感受,“画家的作品用笔放松,体现出其多年的积累;作品用色讲究,呈现出难得的古典意味。”(晓璐)



兰生空谷送幽香 马定安作

评点



农村题材的一次「技术攻关」

□徐健

话剧《白马河畔黑马村》(编剧王宏,导演宫晓东)是一部聚焦新时代山乡巨变的现实题材作品,该剧直面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极富当下感的时代主题,直面主题创作中突破难度较大的“三农”问题书写,以农村之变撰写时代之变、精神之变、人心之变,以精巧的艺术构思和扎实的人物塑造,实现了对这一题材领域的全新审视和颖新表达。

农村题材的话剧难写,这种难度一方面体现在对农业政策的把握、农村生活的了解、农民形象的捕捉上,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还是如何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呈现出农村的复杂性、改革的艰巨性,如何在这种复杂性、艰巨性的基础上构建矛盾冲突、塑造真实可信的人,如何借助人物完成对农村题材创作主题立意的深度思考以及时代嬗变信息的及时传递。应该说,就是在对这种复杂性、艰巨性的开掘上,《白马河畔黑马村》进行了一次富有挑战性的“技术攻关”。

全剧以苏北农村黑马村近20年物质与精神面貌的变化,以马合义、马化龙两代人接力带来全村人从脱贫致富到奔小康的艰辛过程,揭开了新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普通乡村的脱贫史、振兴史、蜕变史,以一个微观局部展现了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逐步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传承乡土文脉的过程。它涵盖了当下农村题材都在涉及的脱贫攻坚,却又跳出了同类题材阐释政策方针、单纯介绍脱贫经验、弘扬好人好事的模式,而是紧紧抓住参与、身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人,关注他们从物质脱贫到精神脱贫直至重建文化自信的内心转变,从而让这部作品从单一的对社会事件、历史进程的新闻资讯记录,变成了对人的心灵史、精神史的深层探索。

全剧从三个相互关联的戏剧矛盾的激化开场。村民白半场的儿子大贵因为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而死亡,这直接导致了他与老村支书马合义的冲突,这是两家人的矛盾,也是基层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马化龙因为马合义执意要将自己过继给白半场做儿子,父子之间矛盾不可调和,马化龙赌气离家出走;马化龙的出走让他的初恋越儿倍感痛心,两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因为家庭、因为贫穷而成为陌路,两人的矛盾也暗自种下。三组戏剧矛盾虽然指的是村民、父子、恋人之间的乡约维系、情感关系、伦理问题,但背后却都指向了“发展”这一核心的要素。粗放型、破坏式的致富方式带来了短期的经济效益和乡村表面的安宁,但因为大贵的意外身亡,往日里被遮盖的矛盾——凸显,发展的可持续性遭到抑制。黑马村人心浮动,精神涣散。剧中开场的三组矛盾,是全剧情节走向的看点、悬念,也以尖锐的方式提出了农村发展中曾经存在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变的只是物质与财富,更多的还是精神与心灵。

马合义在黑马村苦干8年,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借助国家的新政策,发展农业,修复矿山生态,给农民增加了收入,白马河的水清了,“四眼鱼”又回来了,可是有了“绿水青山”,如何让它变成“金山银山”,如何让“好山好水好清苦”变成“好山好水好效益”,却成为马合义在带领黑马村脱贫后不得不面对的困局。老鹤鹑的没文化、懒惰,白半场一家子受到疾病拖累,再加上村民中的赌博之风,黑马村成功脱贫了,但“返贫”的危机时刻都存在。就在此时,马化龙开启了“返乡人”的创业之路,依托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他及时转换乡村发展思路,因地制宜推出自然生态加乡村文脉的旅游合作社项目,然而第一次的开门迎客就遭遇了严重挫折,村民们的起哄、马华粮的阻力,再加上父亲的离世,让他深深地意识到“黑马村的事,不好办”。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交织在一起。马化龙有些犹豫了、退缩了,他甚至归咎于村民们的麻木、自私、散漫。马化龙的疑惑如何解开?一场父子间的灵魂对话,一次关于14年前村民们挑着灯笼寻找马化龙的行动,让他从朴实的村民身上再次找到了乡村振兴的力量所在。乡村的发展不单单是经济账,更是文化账,马化龙要让这门“生意”真正变成“生命的意义”,只有敞开心灵,真正走进村民的心灵深处,依靠广大村民的实干,才能找到乡村振兴的金钥匙。为此,他亲自登门邀请白半场重新“出山”把皮影戏做起来,用亲情和真诚化解了白、马两家14年的矛盾;面对马华粮的违建问题,他依托模拟法庭,拿起法律武器,用党的政策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思维,赢得了“官司”的胜利。黑马村在新任村支书马化龙的带领下,走上了生态富民、科技兴农的发展之路,但是乡村振兴的路并不平坦,马华粮的带头闹事、马化龙的无奈一掌,让马化龙又一次感受到守业的艰难……

之所以将这部作品的主要情节进行罗列,就是因为它所铺展的矛盾、呈现的问题都是当下的农村或许正在发生或者即将面对的,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给人们内心与情感带来的激荡,也能从一段历史的变迁中看到农民心灵嬗变的轨迹,感受到农村大地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从心灵史的角度写农村农民,应该算是此类题材“技术攻关”的一次尝试。它让农村题材的书写,尽管地点发生在农村,但是在精神的层面却没有停留在农村、局限在乡土,而是有了更深层次的反思性、普遍性。这其中,人物塑造就显得至关重要。

在《白马河畔黑马村》中,剧作家王宏延续了对百姓的关注与呵护,这里有爱有恨、有感叹有自省、有悲愤有怒骂,有激情有深沉,而这些都埋伏在他农村发展问题的思考中。舞台上,农村的发展方式改变了,“好山好水”带来的“好效益”正在变成现实,黑马村的未来如何?马化龙如果再次面对棘手的问题,他能够顺利解决吗?剧终,全体村民们提着灯笼追寻、挽留马化龙,这是民心所向,是前行的动力,也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Advertisement for Yangzijiang Poetry Magazine. Includes title '扬子江诗刊', volume information '2022年第四期要目', and contact details for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Advertisement for 'Literary Port' (文学港) magazine. Includes title '文学港', issue information '2022年第7期目录 总第284期', and a list of featured authors and their works.

Advertisement for 'Ethnic Literature' (民族文学) magazine. Includes title '民族文学', issue information '2022年第7期目录', and a list of featured authors and their works.